

资治通鉴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端嚴靈鑿讀奏養譽書雲福宮種國郊國食三百食寶器勳紫靈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四十六

起開逢困敦二月
盡四月不滿一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五

興元元年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厚恤其家時
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 李希烈將兵五萬圍
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之滑州刺史李澄
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為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
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衆陽
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
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

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晒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朱泚既自奉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滄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

不敢受懷光也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異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

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未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贄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搃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

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疆懷
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
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
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
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
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
商量適會陸贄迴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
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
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
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
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
不資傍助此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

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
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
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玄防
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
全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
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
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
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
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
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
此兩軍迭爲掎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
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

掩耳者也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 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鈺等爲洋利劔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搃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券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

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弃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何益哉
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
銳俟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
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
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
引去拉殺之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爲
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郤成義詣行在告之請罷
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瑾瑾密白其父懷光召演
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柰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
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旣負天子
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
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齎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

死以刀斷其喉而去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於是行在始
嚴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
以為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鹽亭嚴
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整屋
以來迎衛用誠為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
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
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
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
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藁火於驛外軍士皆
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
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
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

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虜服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勛裹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爲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遊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惣諸道兵故敢恃衆爲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竇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此有竇覲皆守將也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權

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足以誅泚況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令昇鸞爲內應以驚脅乘輿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命瑊戒嚴瑊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棄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卧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污漫賢者乎歔歔而返迺聞上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于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蓋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爲僧匿於仙遊寺泚聞

之召至長安以爲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
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
軍糧料使張增於蓋屋三將曰彼使我爲不臣我以追不及報
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因目增曰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衆曰
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衆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
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 河東將
王權馬彙引兵歸太原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
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
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先是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
李懷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
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彊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
感激將上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

遜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而末忍擊之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爲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爲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旣歸國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孔巢父宴飲緒對弟姪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旣而悔之曰僕射必殺我旣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內夾道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寧判官許士則都虞候蔡濟議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變士則濟先

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遇悅親將劉忠信方
排牙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寧謀反昨夜刺殺僕射衆大
驚誼諱忠信未及自辨衆分裂殺之扈寧來及戟門遇亂招諭
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大呼謂衆曰緒先
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
將半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
回首殺扈寧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
知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其兄雖悔怒而緒已立無如之何
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眞王武俊引兵將救
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也即
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將步騎五千助馬寔合兵萬二千攻
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滔別遣人入城說

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遣隨軍侯臧詣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已定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盛彊其亡可跂立而待也況昭義恒翼方相與攻之柰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衆不可強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鄉李景

略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
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都虞候閻晏
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且屯涇陽
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旣辦還攻長安未晚也
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曹俘掠衆許之懷光乃謂景
略曰勦者之議軍衆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
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
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
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
高自弃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
從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
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南

高固曰昕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爲渾瑊書召吐蕃便稍逼邠城昕等懼音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光子旻在邠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何以自明遊瓌曰殺旻則懷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爲右廂兵馬使聞之泣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夷不可典兵懷光囚之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爲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

十二縣雞犬無遺及富平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于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刺史李紆懼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懷光使其將苻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覲帥獵團七百圍之嶠請降詔以覲為渭北行軍司馬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使庚寅車駕至城固唐安公主薨上長女也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為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

而職官之賞與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當今所
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弃將何勸人夫誘人
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
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
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勲
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
而寓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
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貪外試官頗同勲散爵
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負然而突鈇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
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
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
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旣

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贄在翰林為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迂上意盧杞雖貶官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眾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

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
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
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脩辦 初奉天圍既解李

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
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
不引見留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
奏以爲楚琳殺帥助賊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
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畧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
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夔
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儻
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
膂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

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
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
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
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
英主大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上釋然開寤善待楚
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丁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

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
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 庚子詔數李懷光罪
惡敍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勲曲加容貸其副元帥
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等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
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
統領速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 夏四月壬寅以邠寧兵

馬使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
為奉天行營節度使 靈武守將竇景璿為李懷光治第別將
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為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殺
之 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
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
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
怒曰爾敢為賊為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
無叛志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為河中同絳節度使前河
中尹李齊運為京兆尹供晟軍糧役 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
緒為魏博節度使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
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
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

李楚琳遣其將石鐸將卒七百從城拔武功庚戌朱泚遣其將
韓旻等攻武功鎧以其衆迎降城戰不利收兵登西原會曹子
達以吐蕃至擊旻大破之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
城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上欲爲唐安
公主造塔厚葬之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南
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
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
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庾之贄上奏以爲公輔任
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其略曰公輔頃與臣同在翰林臣
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成則違於匡輔之義涉
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又曰惟
闇惑之主則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

不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又曰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
小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唐虞之際主聖臣賢慮事
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
勿念乎又曰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
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又曰假有意將
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
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
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
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
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甲寅罷公輔為左庶子
加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同平章事賞其供億無乏故也朱
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

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鑒為涇原節度使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阮之其於防慮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

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丁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南皮賈耽爲工部尚書先是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旣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爲節度使耽內牒懷中宴飲如故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爲尚書問天子起居乃敢自圖節鉞奪尚書土地事人不忠衆心不服請殺之耽

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

軍府遂安 左僕射李揆自吐蕃還甲子薨於鳳州 韓遊瓌

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

丁卯義王玳薨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

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

田悅被害僅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孝

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

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

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旣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

日梟夷鑿壘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

之戊辰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與武俊營

相距十里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

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曩蒙開諭得弃逆從順免殖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聞胡虜辱爲兄弟武俊當何以爲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爲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

--	--	--	--	--	--	--	--	--	--	--	--	--

端明殿學兼翰林侍讀學士史美璣襲爵京嵩崇福亭程國河內郡開國公食

邑三百戶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四十七

起開逢困數五月盡旃蒙赤奮若七月凡一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六

興元元年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
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
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
則家之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
下至厠籌滉皆手筆紀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
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裝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頃
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言五百弩已勢
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
減五之四滉為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
易吐蕃既破韓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

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
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
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
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
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
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苟延
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
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
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人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
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
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瑊
晟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
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大羊之君羊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
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
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以聞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

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
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
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
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頃而定
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
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
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
者既不果行罰徙命者又未必合宜從費空言祇勞眷慮匪唯
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癸酉涇王佺薨 徐海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卒甲戌使其子
明應知軍事 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
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
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迴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
棣之餽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持其飢疲然後可制也
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備請

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洺達干曰
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
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筭思為大王立效此其時矣明日願
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前討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
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先豫不
擊矢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洺喜遂決意
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陳
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命其騎控
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
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洺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比日東奔
洺不能制遂走趣其營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洺引三萬人
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洺統眾與數千人入營堅守
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
洺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貨甚積兩軍
以霧不能追也洺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既內慙又攻范陽

留守劉忬因敗圖已忬悉發留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
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
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
之妻兄也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固烈悉
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千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
以行將士於後飢寒奈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
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
滄州刺史華素實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
叛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
瀛隸朱滔道路阻泐泐滄州錄事參軍李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
為一軍華從之遣宇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橫海
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賜名曰華令曰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
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曰華給使者曰王大夫
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
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

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
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諜人
覘晟進軍之期皆為邏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
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
通化門外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
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
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
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
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
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
斬之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丙申晟方自臨築壘
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
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誥等
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
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

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夜聞勸哭希倩
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
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
捷駱元光敗泚衆於澹西戊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
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
麋村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
自柵中刺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
斬公輩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而入佖演引騎兵繼之賊衆
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
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
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
驚潰先是此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
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
西走猶近萬人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
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令諸軍曰晟賴將

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
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
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擅
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
乃知官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
千餘衆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
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
安國寺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郝釭彭偃等八人於市 王
武俊既破朱滔還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 六月
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
宮禁祗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
社稷非為朕也晟在渭橋焚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熒
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
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卿非相拒也吾聞
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

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
鑿蘭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柰何臨危相負使焚
其門希鑿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
詣希鑿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寧州刺
史夏侯英拒之至豳原西城屯其將梁庭芬射泚墜阮中韓旻
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
在上命陸贄章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贄上奏
以爲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倉庚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
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
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
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諭蒸黎丙午李晟斬文武
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
迺蔣沈等已酉以李晟爲司途中書令駱元光尚可孤各遷官
有差以檢校御史中丞田希鑿爲涇原節度使詔改梁州爲
興元府甲寅以渾瑊爲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差

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擒獲丙辰斬之 上問陸贄今至
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其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
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
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
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
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
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
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俟
莫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
復勞誅鉏哉戊午車駕發漢中 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自
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
諭李懷光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 秋七月丙子
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巨賊而滅
賊亦頗有力欲王之上不許 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
歸款懷光遣其子璿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庚辰詔遣給事

中孔巢父齎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 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游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勳臣賞賜豐渥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曹王臯遣其將伊慎王鐸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臯遣別將李伯潛逆擊之於應山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為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厲鄉走之 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誼譟宣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為拒守之備

辛卯赦天下

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

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

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
為左散騎常侍亞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朝野皆
屬目附之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
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柰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
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
徒乃兵耳何足為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
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
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
為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
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
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
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
兵東侵柰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
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弃之以與我狄彼其心必深
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

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
不與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
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
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
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李晟以涇州倚
邊屢害軍帥常爲亂根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
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
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
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及不許先是上叩渾瑊駱元光討
李懷光軍于同州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于長春
宮以拒之瑊等數爲所敗不能進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
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壻要廷珍守晉州牙將毛朝敷
守隰州鄭抗守茲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上乃加渾瑊河中絳
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
隰節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鄜

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
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
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
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
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甲辰以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為左金吾大將軍 丙午加渾瑊朔方行
營元帥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朱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 癸未馬燧將步
騎三萬攻絳州 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
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
冬十月己亥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
貯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李勉累表乞自貶辛丑罷勉都統
節度使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 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
同州官軍敗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 初魚

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戊辰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鑿為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鑿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鑿希鑿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鑿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鑿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鑿不復疑晟置宴希鑿與將佐俱詣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千餘人譖之曰汝曹屢為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鑿尚在座晟顧之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鑿曰唯遂引出縊殺之并

其子萼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並衆歸國甲午以澄爲汴滑節度使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至城北恇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鬪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珽爲汴州刺史李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尚爲相李泌言於上曰太子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又大梁不守將士弃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交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

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
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版
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
柰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
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
聞之其子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
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
至孰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
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也泌退遂上章
請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
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
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上曰如何其
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
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
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

矣即下必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泚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泚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泚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泚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臣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臺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王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

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
奏之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左庶子劉洽克汴州
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
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淮南大將王韶欲自
為留後令將士推己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
為亂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
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
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粟帛入貢府無虛月朝廷
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
惟不食稻大饑道殣相望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癸丑贈顏真卿司徒

謚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

入未幾上果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
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蒼痍柰何遽遷大郡願
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

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上
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神
祇所知華夏蠻夷同弃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表
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
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
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
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
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
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表高曰朕徐思
卿言誠為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表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
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
於澧州高怒已之孫也 三月李希烈陷鄧州 戊午以汴滑
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使 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
李懷光都虞候呂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
事連幕僚高郢李鄴懷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鄴抗言逆順無所

慙隱懷光囚之鄘邕之姪孫也馬燧軍于寶鼎敗懷光兵於陶
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 夏四月丁丑以曹王臯
爲荆南節度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壬午馬燧渾瑊
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
詔以燧瑊爲招撫使 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 韓遊瓌請
兵於渾瑊共取朝邑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
非吾父兄則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晏遽引兵去
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去俟路通入
貢由是得復踰旬月 六月辛巳以劉玄佐兼汴州刺史 辛
卯以金吾大將軍韋臯爲西川節度使 朱滔病死將士奉前
涿州刺史劉怱知軍事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
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
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
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旣無所
詣康白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

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叛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皆觀我疆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物至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覲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胡方將士皆應敘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真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芻棗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衆且其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爲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上許之 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摠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必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辛丑以必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必之官問頃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

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為臣用也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它人往耳對曰它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女謀它人猶豫遷延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王上以陝號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陝號觀察使泌出潼關郿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曰奉進止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可相躡而來來則吾不得入陝矣唐臣以受詔不敢

去必寫宣以却之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值者相繼必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必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必稱其攝事保宥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必既入城

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必曰易帥之際軍中燬言乃其常理必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反者皆自安必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勻汝餘生汝為我齎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撰安處潛求取家保無它也必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必使誅之必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必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必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詔諫戍天德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必已入陝而還壬子以劉怱為幽州盧龍節度使大旱

灑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

統統支七旬

卷終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崇禧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

千三百餘戶封魏郡公賜紫金魚袋且司馬

光

奉

勅編集

唐紀四十八

起隋蒙赤奮若八月盡強圍單開七月凡二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七

貞元元年八月甲子詔凡不急之費及人冗食者皆罷之 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弟等勿出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籬堡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眾大呼曰吾輩復

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環甲矣。又曰：東城疑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瓘爲太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瓘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瓘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瓘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虧陛下。

至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李璣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璣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鄴於獄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實戰甚力上命持原其子朝晟遊瓌遂以朝晟為都虞候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贄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鄉音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覬又曰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假王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又曰曷襄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恃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

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闔閭罹殃一境不寧晉天致擾又曰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哲言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能復興又曰未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又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齎聚戩譙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但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救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乃徃年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

兵者斯之謂歟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以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列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初李晟嘗將神策軍戍成都及還以營妓高洪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由是有隙至是劉從一有疾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 駱元光將殺徐庭光謀於韓遊瓌曰庭光辱吾祖考吾欲殺之馬公必怒公能救其死乎遊瓌曰諾壬午遇庭光於軍明之外揖而數其罪命左右碎斬之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受朝廷官爵公不告輒殺之是無統帥也欲斬之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默然渾瑊亦為之請乃捨之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居邠蒲矣 盧龍節度使劉怱疾病九月己亥詔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怱尋薨 已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從一罷為戶部尚書庚申薨 冬十月癸卯上祀圓丘赦天下 十二月甲戌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于闐王曜上言兄勝讓國於臣今請復立勝子銳上以銳檢校光祿卿

還其國勝固辭曰曠久行國事國人悅服銳生長京華不習其俗不可
往上嘉之以銳為韶王諮議

二年春正月壬寅以吏部侍郎劉滋為左散騎常侍與給事中崔造中
書舍人齊映並同平章事滋子玄之孫也造少居上元與韓會盧東美
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在朝廷敢言故不次
用之滋映多譎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
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
詣京師令宰相分判尚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
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草手判度
支兩稅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
擊擒之崔造與元琇善故使判鹽鐵韓滉奏論鹽鐵過失甲戌以琇
為尚書右丞陝州水陸運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
里以避底柱之險是月道成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
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奇使醫
陳山甫毒殺之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眾來降甲申以仙奇為淮
西節度使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

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
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
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
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
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以橫海軍使程日華為節度使 秋七月淮
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
故為之報仇己酉以虔王諒為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為留後以
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為陳許節度使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曲環
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役平均數年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八月
癸未義成節度使李澄薨其子克寧謀搃軍務秘不發喪 丙戌吐蕃
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
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 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
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
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
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
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

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
右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
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
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
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
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
謂之曠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
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擲使府兵之法
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
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九月丁亥詔十六衛各置上
將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為殿
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二人 庚寅李克寧始發父澄
之喪殺行軍司馬馬鉉墨緣出視事增兵城門劉玄佐出師屯境上以
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乃不敢龔位丁酉以東都留守賈耽為義成
節度使克寧悉取府庫之財夜出軍士從而剽之比明殆盡淄青兵數
千自行營歸過滑州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蓄兼并之志請館

其兵於城外賈耽曰柰何與人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乎命館於城中耽
時引百騎獵於納境納聞之大喜服其度量不敢犯也 吐蕃遊騎及
好時乙巳京城戒嚴復遣左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
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
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柰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
動容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
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
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
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
已以計去之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
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
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沙堡至申遇吐蕃衆二萬與戰破之乘
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
兵自寧慶北去癸酉軍于合水之北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
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
譙奔所掠而去 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皇后 乙未韓滉入朝

丁酉皇后崩

辛丑吐蕃寇鹽州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

率人去彥光悉衆奔鄜州吐蕃入據之

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久

未入朝韓滉過汴玄佐重其才望以屬吏禮謁之滉相約爲兄弟請拜

玄佐母其母喜置酒見之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但

力未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文母垂白不可使更帥諸婦女

往填宮也母悲泣不自勝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

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爲之傾動玄佐驚服旣而遣人密聽之滉問

孔目吏今日所費幾何詰責甚細玄佐笑曰吾知之矣壬寅玄佐與陳

許節度使曲環俱入朝 崔造改錢穀法事多不集諸使之職行之已

久中外安之元琇旣失職造憂懼成疾不視事旣而江淮運米大至上

嘉韓滉之功十二月丁巳以滉兼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

皆改之 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衆去遂據其城又寇

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弃之又陷麟州 韓滉屢短元琇於

上庚申崔造罷爲右庶子琇貶雷州司戶以吏部侍郎班宏爲戶部侍

郎度支副使 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龍蓋其背

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趨

鹽州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
朔之間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
禮重樞過於彧彧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逵嘗為晟行軍司馬
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
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
為僧上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韓滉素
與晟善上命滉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
賞詣晟第謝結為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放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
使晟表薦延賞為相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
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
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初李希烈據淮西
選騎兵尤精者為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將
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驟謂之驟軍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
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
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

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鄆州叛歸渾瑊使其將白安勸追之反
爲所敗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
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准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乃命靈寶給其
食准西兵亦不敢剽掠明日宿陝西七里泌不給其食遣將將選士四
百人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
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又遣虞候
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
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于澗北明日四鼓准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
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
驛軍兵馬使張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將燕子楚將
兵四百自炭竇谷趣長水賊二日不食屢戰皆敗英岸追至永寧東賊
皆潰入山谷吳法超果帥其衆大半趣長水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
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少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泌至赤水聞賊
已破而還上命劉玄佐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
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爲村民所殺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
誠以其少悉斬之以間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爲其破叛卒也泌執張崇

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要脅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雋州獲西瀘令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捷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為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復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為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臯至鎮招撫境上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臯奏今吐蕃弃好暴亂益夏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臯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壬子映貶夔州刺史劉滋罷為左散騎常侍以兵部侍郎柳渾同平章事韓滉性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它相充位而已百官羣吏救過不贍渾雖為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褊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柰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愧為之少霽威嚴 二

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滸充入吐蕃使 戊寅鎮海節度使同平章
事充江淮轉運使韓滉薨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
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音席未嘗左右視及與
並坐交言後數日署為隨軍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
入者分浙江東西道為三浙西治潤州浙東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各
置觀察使以領之上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志貞
儉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辛巳詔下用之渾疾間遂乞骸骨不許
甲申葬昭德皇后于靖陵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鈺充入吐蕃使
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自冬入春羊
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屢
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
而歸侵地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為之請於朝
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疆則入寇今深
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
李貞成劉玄佐之徒將十萬衆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
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頗熱俱入朝

論之會混蕤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已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請以鄭雲達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君牙樂壽人也丙午以君牙為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為臣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出於人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其衆乏馬多徒行者崔澣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吐蕃破朱此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者以城授我而道非我取之也今明公來欲踐修舊好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為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希全守靈不可出

瑄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且令先歸隨盟夏二州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為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為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朝為都監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替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梨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寧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董謀逐之詐為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宋昱曹濟奔長安閏月己未韋臯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使訶伺導達雲南庚申大省州縣官負取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之混瑊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玄佐玄佐卧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癸亥以荆南節度使曹王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襄鄧復鄧安隋唐七州隸之渾瑊之發

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
盟好之成故戒城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
乃召城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城奏吐蕃決以卒未
盟延賞集百官以城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
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
論奏但取朝廷為大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
以為城援元光謂城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
請與公俱城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城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
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
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尚結贊與城約
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
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城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
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城等皆不知入
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城自幕後出偶
得它馬乘之伏鬚入其衝馳十餘里衝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
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千餘人崔

漢橫為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成
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瑊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元光
以輜重資瑊與瑊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
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哥結今日
之事巨竊真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
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明著兵臨
近鎮上大鷲街透其表以示渾明且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
審邪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語
者言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伐其竹於西上遣中使王子
恒齎詔遺尚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甲戌尚結贊至
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昔今失賊虛致公
輩又謂馬燧之姪弁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
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
歸奈何拘其子孫命弁與官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分囚崔漢衡
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 六月丙戌以馬燧為
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

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賈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病不視事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河東都虞候李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以為河東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為帥乃以為右龍武大將軍明日自良入謝上謂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為得禮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自良為河東節度使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 韋臯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李泌初視事壬寅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為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階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

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慨而反及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廷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乎草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必請復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一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上

皆從之乙卯詔先所減官並宜復故 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塗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為盟著行膝釘鞵更韋上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部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為陛下言之上曰卿勿問弟為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之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部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除昇它官勿令宿衛以遠嫌秋七月以昇為詹事部國肅宗之女也 甲子割振武之綬銀二州以右羽林將軍韓潭為夏綏銀節度使帥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 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

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自外郎元友直為河南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初河隴既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為散兵馬使或押牙餘皆為卒林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纒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

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柰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自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隴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漆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孰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必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貴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必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

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
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壅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
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
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壬申賜駱元光姓名李元諒 左僕
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堪舉西京高崇福宮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三百食實封玖伯賜紫金魚袋自司馬

光奉

勅編集

唐紀四十九

起強圉單閼八月盡重光協合凡四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吐蕃尚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

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

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渾與張延賞俱為相渾議事數異同延賞使所親謂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

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溫藉而渾質直輕佻無

威儀於上前時發俚語上不悅欲黜為王府長史李泌言渾褊直無它

故事罷相無為長史者又欲以為王傅泌請以為常侍上曰苟得罷之

無不可者己丑渾罷為左散騎常侍初部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

蕭升升復之從兄弟也公主不謹詹事李昇蜀州別駕蕭鼎彭州司馬

李萬豐陽令韋恪皆出入主第主女為太子妃始者上恩禮甚厚主常

直乘肩輿抵東宮宗戚皆疾之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主於

直乘肩輿抵東宮宗戚皆疾之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主於

直乘肩輿抵東宮宗戚皆疾之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主於

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
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何至於此是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
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卿何得聞人父子誰語卿舒
王為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歷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
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
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
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
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
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
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
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
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
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
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豈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
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
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

防護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天子何故
不二對曰呂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其多與
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无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
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
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急以建寧為寃臣
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
然知太子之無它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
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
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
弟殺之海內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
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逢蠱目材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
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
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
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
必不知謀勸使揚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
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

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寃橫而
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
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
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且繞卿意必歸謂子弟曰
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必曰若必不可
救欲先自仰藥何如必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必身不存則
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
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
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
前日譙憐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
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申午詔李萬不知避宗宜杖死
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 戊申吐蕃帥羌渾之眾寇隴
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
使唐良呂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老弱者殺之或斷
手斃首弃之而去驅丁壯萬餘口悉送安化峽西將分隸羌渾乃告之
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眾大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眾

復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却之 上謂
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言此誠
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
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請降敕折稅不使
姦吏因緣誅剥上從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
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
後馬賊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爲
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
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
卿言至如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
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
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
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
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
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寇未
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

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九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旣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狂騫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

下夫資神武不為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可汗母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必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為何如對曰果如必所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必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曷來宰相乃可恕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勲夫何罪乎吐蕃辛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況其贊普去今尚存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籠豈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

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
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
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必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
喜謂必曰回紇何畏服御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
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柔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
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足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自屬中國
揚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
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疆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
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於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
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絹五萬疋吐蕃寇華亭及連雲
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實之
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為屏障連雲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墻樵
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扞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由是涇州常苦乏
食又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遊瓌
擊却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妖僧李軌奴自言本
皇族見嶽瀆神命已為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丙戌其

黨生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仆於地曰晟族滅矣李必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必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遊瓌之子也云抵邠州遊瓌出屯長武城留後械送京師壬辰裴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韓遊瓌委雷詣闕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有之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

歸河中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衆五千歸汴州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十二月韓遊瓌入朝自興元以來至是歲最

為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庚辰上畋於新店入民

趙光竒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

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

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

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

優恤徒空文耳恐聖王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

民之情鬱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云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斂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非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李泌以李軌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之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年三年一定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從之壬申以宣武行營節度使劉昌為涇原節度使甲戌以鎮國節度使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韓遊瓌之入朝也軍中以為必不返餞送甚薄遊瓌見上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蕃上悅遣還鎮軍中真懼者衆遊瓌忌都虞候虞卿范希朝有功名得衆心求其罪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之寘於左神策軍遊瓌帥衆築豐義城二版而潰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

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必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
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
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
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
僻亦必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
去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
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不能深入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
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
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為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祠請敕
府縣葺之則不至譙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
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
惜則神亦不以為榮矣上從之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
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
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
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

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貞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問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鄒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熹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

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為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劉昌復築連雲堡 夏四月乙未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神策尤盛多戍京西散屯畿甸 福建觀察使吳詵輕其軍士脆弱苦役之軍士作亂殺詵腹心十餘人逼詵牒大將郝誠溢掌留務誠溢上表請罪上遣中使就赦以安之 乙未隴右節度使李元諒築良原故城而鎮之 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 辛未以太子賓客吳湊為福建觀察使貶吳詵為涪州刺史 吐蕃二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得掠人畜萬計而去 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李泌薦之六月徵拜諫議大夫 韓遊瓌以吐蕃犯塞自戍寧州病求代歸秋七月庚戌加渾瑊邠寧副元帥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陳許兵馬使韓全義為長武城行營節度

使獻甫未至壬子夜遊瓌不告於衆輕騎歸朝戍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乘無帥之際癸丑帥其徒作亂曰張公不出本軍我必拒之因剽掠城市圍監軍楊明義所居使秦請范希朝爲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避亂出城聞之復入曰所請甚契我心我來賀也亂卒稍安朝晟潛與諸將謀晨勒兵召亂卒謂曰所請不行張公已至邠州汝曹作亂當死不可盡殺宜自推列唱帥者遂斬二百餘人帥衆迎獻甫上聞軍衆欲得范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覲安反及也上嘉之擢爲寧州刺史以副獻甫遊瓌至京師除右龍武統軍振武節度使唐朝臣不嚴斥侯已未奚室韋寇振武執宣尉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時回紇之衆逆公主者在振武朝臣遣七百騎與回紇數百騎追之回紇使者爲奚室韋所殺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寧州張獻甫擊却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元友直勾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爲定制歲於稅外輸百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跣跌都督以下千餘

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戍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為回鶻許之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韋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叙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臯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號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為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吐蕃取前日之敗復以眾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蠻臯命韋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雋州經略使劉朝彩等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

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
矣及今明應幼駮可代宜徵為金吾將軍萬一使它人得之則不可復
制矣上從之以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
人以法故其下無不畏而悅之 橫海節度使程日華薨子懷直自知
留後 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韋臯遺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
王不早定計一旦為回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弃矣且雲南久為吐
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戊戌以
橫海留後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景城弓高為景州仍請朝
廷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乃以貞外郎徐仲為景州刺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屢乞更命相上欲用戶部侍郎班宏泌言宏雖清彊而
性多疑滯乃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皆以為不可
參誕之玄孫也時為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晉為太常卿至是泌疾甚復薦二
人庾子以董晉為門下侍郎竇參為中書侍郎兼度支轉運使並同平章事以
班宏為尚書依前度支轉運副使參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
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

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
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三月甲
辰李泌薨必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 初上思李懷光
之功欲有其一子而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為懷
光後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衛率冑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
及守其墓祀 冬十月韋臯遣其將王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
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戰于雋州臺登谷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
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死
臯所攻城柵無不下數年盡復雋州之境 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與兵
襲蔚州驅掠人畜詔書責之踰旬還鎮 瓊州自乾封中為山賊所陷
至是嶺南節度使李復遣判官姜孟京與崖州刺史張少遷攻拔之
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為登
里羅沒密施俱錄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
事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回鶻誅求無厭又有沙陁六千餘帳
與北庭相依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回鶻數侵掠之吐蕃因
葛祿白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雲南雖貳於

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壬辰韋臯復以書招諭之

六年春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諸寺以示眾傾都

瞻禮施財巨萬二月乙亥遣中使復葬故處初朱滔敗於貝州其棣

州刺史趙鎬以州降於王武俊既而得罪於武俊乃之不至田緒殘忍

其兄朝仕李納為齊州刺史或言納欲納朝於魏緒懼判官孫光佐等

為緒謀厚賂納且說納招趙鎬取棣州以悅之因請送朝於京師納從

之丁酉鎬以棣州降于納三月武俊使其子士真擊之不克回鶻忠

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其大相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

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年十五五月王武

俊屯冀州將擊趙鎬鎬帥其屬奔鄆州李納分兵據之田緒使孫光佐

如鄆州矯詔以棣州隸納武俊怒遣其子士清伐貝州取經城等四縣

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

求與沙陁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

奔西州六月頡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

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陳躬鋒所齊國信悉以

遺之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

也虜謂父爲阿多頡于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呂禮悉以所遺
頒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秋頡于迦斯悉舉國兵數萬召楊
襲古將復北庭又爲吐蕃所敗死者大半襲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
頡于迦斯給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還朝既而留不遣竟殺之安
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爲唐固守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
川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勤梅錄隨
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
慢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
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龍而坐梅錄俯僂前哭景略撫之
曰可汗奔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自是回鶻使至皆拜
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又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十一月庚午
上祀圓丘上屢詔李納以棣州歸王武俊納百方遷延請以海州易
之於朝廷上不許乃請詔武俊先歸田緒四縣上從之十二月納始以
棣州歸武俊

七年春正月己巳襄王儼薨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弇冊回鶻奉
誠可汗 戊戌詔涇原節度使劉昌瑑平涼故城以拒彈箏峽口浹辰

而畢分兵戍之昌又築朝谷堡甲子詔名其堡曰彰信涇原稍安初
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
以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橫侵暴百姓陵忽府縣至詬辱官吏
毀裂案牘府縣官有不勝分而刑之者朝咎一人夕貶萬里由是府縣
雖有公嚴之官莫得舉其職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
能制辛巳詔神威六軍吏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
奏聞若軍士陵忽府縣禁身以聞委御史臺推覆縣吏輒敢咎辱必從
貶謫 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 安南都護高正平重賦斂夏四
月羣蠻酋長杜英翰等起兵圍都護府正平以憂死羣蠻聞之皆降五
月子巳置柔遠軍於安南 端王遇薨 韋臯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
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臯知異牟尋心附
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閩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臯遣忠義還雲南
并致書敦諭之 秋七月戊寅以定州刺史張昇雲為義武留後 庚
辰以虔州刺史趙昌為安南都護君蠻遂安 八月丙午以翰林學士
陸贄為兵部侍郎餘職皆解靈夏惡之也 吐蕃攻靈州為回鶻所敗
夜遁九月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

尚結心 福建觀察使吳湊為治有聲賞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
上召至京師使之步以察之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丁酉以湊為陝虢
觀察使以代參黨李翼 睦王述薨 吐蕃知韋臯使者在雲南遣使
譏之雲南王異牟尋給之曰唐使本蠻也臯聽其歸耳無它謀也因執
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為質雲南愈怨勿鄧酋長苴夢衝替
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韋臯遣三部落摠管蘇崧將兵至
琵琶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大夫提舉萬壽宮高崇福皇在國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

食寶封伯錫紫金魚袋巨司馬

光

奉

敕編集

唐紀五十

起玄默開離盡開隆開
茂五月凡二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九

貞元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 三月

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臯薨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每李

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

綃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

終不失臣節庚午玄佐薨 山南東道節度判官李實知劄用後事性刻

薄裁損軍士衣食鼓角將楊清潭帥眾作亂夜焚掠城中獨不犯曹王

臯家實踰城走免明日都將徐誠縋城而入號令禁遏然後止收清潭

等六 人斬之實歸京師以為司農少卿實元慶之玄孫也丙子以荆

南節度使樊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實參為度支轉運使班宏副

之參許宏俟一歲以使職歸之歲餘參無歸意宏怒司農少卿張滂宏

所薦也參欲使滂分主江淮鹽鐵宏不可滂知之亦怒宏及參為上所

疎乃讓度支使於宏又不欲利權專歸於宏乃薦滂於上以宏判度支以滂為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仍隸於宏以悅之 竇參陰狡而復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謂參曰申必為卿累宜出之以息物議參再三保其無它申亦不悅左金吾大將軍號王則之巨之子也與申善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與陸贄不叶贄申恐贄進用陰與通玄則之作謗書以傾贄上皆察知其狀夏四月丁亥貶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申道州司馬尋賜通玄死 劉玄佐之喪將佐匿之稱疾請代上亦為之隱遣使即軍中問以陝虢觀察使吳湊為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瑗皆以為便然後除之湊行至汜水玄佐之樞將發軍中請備儀仗瑗不許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將士怒玄佐之臂及親兵皆被甲擁玄佐之子志寧釋袞絰登重榻自為留後執城將曹金岸俊儀令李萬曰爾皆請吳湊者遂另之盧瑗逃免士寧以財賞將士劫孟介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竇參參曰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許將合於納庚寅以士寧為宣武節度使士寧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兵馬使劉逸准代之逸准正臣之子也 乙未貶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竇參為柳州別駕再貶竇申錦州司戶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憬仁本之曾孫也

張滂請贖鐵舊

簿於班宏宏不與滂與宏共擇巡院官莫有合者闕官甚多滂言於上曰如此職事必廢臣罪無所逃丙午上命宏滂分掌天下財賦如大曆故事 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吐蕃乃退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五月戊辰詔行贄議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御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國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又曰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付之有司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辨詰私其

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揚以闇投情故必多爲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然而課責旣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又曰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詔不行 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 嶺南節度使奏近日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與俱上欲從之陸贄上言以爲遠國商賈唯利是求緩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爲衆舶所湊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

失所曾不內訟更蕩上心況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所奏望寢不行 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堯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為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戶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已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向憂乏用上許為遣使而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使贄復上奏以為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况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道水災 以前青州刺史李師古為平盧節度使 韋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 陸贄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畜敵乖宜其略曰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摠於元帥至

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所謂蓄斂乖宜者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苟且專事纖嗇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又多支絀紓充直窮邊寒不可衣鬻無所售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為功利軍司以所得加價為羨餘雖設巡院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

寶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又運彼所之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值又約二百米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值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十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值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九月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邊備侵充 文十

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雁實為之備辛酉章皇復遺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竇相屢奏擬上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參歸怨於君己已貶公輔為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庚午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奏敗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初李納以棣州蛤蜊有塩利城而據之又成德州之南三泚城以通田緒之路及李師古襲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輕之是月引兵屯德棣將取蛤蜊及三泚城師古遣趙錫將兵拒之上遣使諭止之武俊乃還

初劉怱薨劉濟在莫州其母弟雍在父側以父命召濟而以軍府授之濟以雍為瀛州刺史許它日代己既而濟用其子為副大使雍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千人防秋濟怒發兵擊雍破之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會良器妻族飲醉寓宿官舍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官官始專軍政

九年春三月癸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

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
之自 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
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錢爲銅器以求贏
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 二月甲寅以義武留後張昇
雲爲節度使 初鹽州旣陷塞外無復保鄣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
坊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劔南各發兵深入
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
候楊朝晟戍木波堡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上使人諭陸贄以要
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嘗
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除外
官勿使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
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
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
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又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
之不覲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北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忤
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主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謔

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
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它事為名或云但棄其
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
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聽
訟辨讒必求情辨跡情見跡著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
人上無謬聽又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
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鞞不已及金玉目見可
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
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辭而不
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初竇參惡左司郎中
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郴州巽為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
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為參罪不
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
卿速進文書處分贄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
不明白至使眾議為之憤邑叛臣得以為辭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
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不推鞠遽加重辟駭動不細竇參於臣無分

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借典刑不濫三月更貶參驪州司馬男女
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黨贄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旣蒙有親黨亦
應末減况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久定請更不問從之上又
欲籍其家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
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惠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
時官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驪州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
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海州團練使張昇璘昇雲之弟李納之婿也
以父大祥歸于定州嘗於公座罵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詔削
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襲取義豐掠
安喜無極萬餘口徙之德棣昇雲閉城自守屢遣使謝之乃止上命李
師古毀三以城師古奉詔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於朝廷者皆厚撫而
用之 五月甲辰以中書侍郎趙憬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義成節度
使賈耽為右僕射右丞盧邁守本官並同平章事邁翰之族子也憬疑
陸贄恃恩欲專大政排己置之門下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有隙
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置於兵衆力分於
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

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
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
刑謫徙者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
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
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
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
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
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此義士所
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無
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
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曰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
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捩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墮於兵衆矣
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
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
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
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者也開元天寶

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已來未遑外討抗
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
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
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
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
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數優劣之
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
望之豐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
糧所給唯上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
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人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
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
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
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
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
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

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摠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韋臯遣大將董勳等將兵出西山破吐蕃之衆拔保柵五十餘 丙午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晉罷為禮部尚書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臯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臯所與書為信皆遠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并遺臯帛書自稱唐故雲南王孫吐蕃贊普義弟日東王臯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臯遣使慰撫之 賈耽陸贄趙憬盧薦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秋七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

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劔南西山諸羌女

王湯左志哥鄰王董卧庭白狗王需維陀忽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

庭悉董王湯悉贊清遠王蘇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通祖王先皆役屬

吐蕃至是各帥衆內附韋臯處之於維保霸州給以耕牛種糧立志陀

忽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賜而遣之 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

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

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

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

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

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

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

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

以為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

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

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

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八月庚戌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

李晟薨冬十月甲子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
自為帛書答之十一月乙酉上祀圓丘赦天下劉士寧既為宣武
節度使諸將多不服士寧淫亂殘忍出畝輒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
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士寧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十二月乙卯
士寧帥衆二萬畋于外野萬榮晨入使府召所留親兵千餘人詐之曰
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拜又諭外營兵
皆聽命乃分兵閉城使馳白士寧曰敕徵大夫宜速即路少或遷延當
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為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北至東都所餘僕妾
而已至京師敕歸第行喪禁其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
鄆城遣使問故且請戰萬榮以言戲之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逐士寧
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為合軍州已定宜且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冀免
差失其略曰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摠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強弱
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使今議除
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制即從內出贄復上奏其略曰
臣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
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唯在

所授授踰其力則踣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徵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若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則犯上敗則償軍又曰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又曰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曰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言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關謀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寧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又曰陛下但選文武羣臣一人命為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讓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為又曰儻後事有愆素官請受敗撓之罪上不從壬戌以通王諶為宣武節度大使以萬榮為留後丁卯納故駙馬都尉郭曖女為廣陵王溥妃溥太子之長子妃母即昇平公主也

十年春正月劔南西山羌蠻二萬餘戶來降詔加韋臯押近界羌蠻及

西山八國使

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乃歔欬流涕俯伏受詔鄭回密見佐時教之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頗衆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戍遣使來獻捷

瀛州刺史劉雍為兄濟所逼請西扞隴坻遂將部兵千五百人男女萬餘口詣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鷄犬者上嘉之

二月丙午以為秦州刺史隴右經略軍使理

普潤軍中不擊拊不設音樂士卒病者雍親視之死者哭之

乙丑義

成節度使李勣薨丁卯以華州刺史李復為義成節度使復齊物之子

也復辟河南尉洛陽盧坦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坦每據理以

拒之盈珍常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入

朝厚賜遣歸 夏四月庚午宣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

親兵三百人素驕橫萬榮惡之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

張彥琳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多奔宋州宋州刺史

劉洸滙厚撫之惟清奔鄭州彥琳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

有軍士數人呼於市曰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奏稱劉士寧

所為五月庚子徙士寧於郴州 欽州蠻酋黃少卿反圍州城邕管經

略使孫公器奏請發嶺南兵救之上不許遣中使諭解之 陸贄上言

郊禮赦下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霽因乃為三狀擬進上使謂之曰

故事左降官準赦量移不過三五百里今所擬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馬

及當路州縣事恐非便贄復上言以為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

嫌有懲阻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則浸及

威刑不勉而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

漸加進叙又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

黜便謂姦宄相慶防閑之中長從擯弃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

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今若所移不

過三五百里則有疆域不離於本道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豕之勞
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示人疑慮
體又非弘乞更賜裁審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
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
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滯淹摯上奏諫其略曰夫登進
以遜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脩
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用才不匱故能使黜退者
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
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
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
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
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
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稱慝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
而不考忠邪其稱慝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
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上不聽摯又奏
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

庸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若綾若純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士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曰準絹二尺謂之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北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為必當其悔乃亡兵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調庸法分遣使者搜擷郡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竄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由是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場圃園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際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資而樂

轉徙者怕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
 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後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
 應有煩簡之殊故守有能不足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
 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
 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
 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唯布
 麻繒纈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
 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歛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
 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
 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布帛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
 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
 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
 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
 望勸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
 中摠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
 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

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
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
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關田爲
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
惠競誘姦眩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
爲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
者則使之曰重斂之曰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賦役則何異驅之
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齊人
以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恒因阻勸而滋
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郡所定稅額有餘任其
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
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咸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
校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切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
人取才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
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
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

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